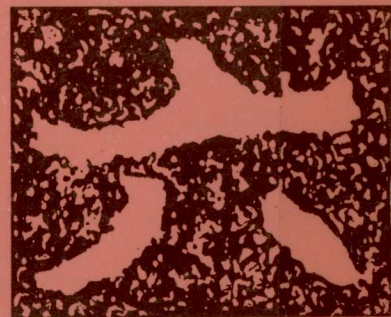


(增訂本)

賦話六種

何沛雄編著

生活・讀書・新知三聯書店



賦話六種

何沛雄編著

(增訂本)

生活・讀書・新知三聯書店

一九八二年 香港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267003

書名 賦話六種 (增訂本)

編者 何沛雄

責任編輯 盛綺雲

裝幀設計 沙戈

出版發行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ong Kong Branch)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 Kong

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版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港幣十八元

國際書號 ISBN 962-04-0204-9

饒序

賦學之衰，無如近代。文學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，非持平之論也。古之爲賦者，在德音九能之列。傳曰：「升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。」言堂廡之上，揖讓之間，以微言相感，自有其實用之價值也。劉彥和云：「登高之旨，覩物興情。」宋龔鼎臣《東原錄》云：「賦者，緣物以成文，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。」夫緣物有作，荀況《蠶》、《雲》之類也，往往折衷於理，故文有其質。若乃興情之製，則猶詩之緣情，而日趨綺靡，六朝儷賦，斯其極摯，《蕪城》、《小園》，靡亦甚焉。降而下之，以賦爲科舉之習作，間且成散體之尾閭，《文苑英華》所收，讀之殊難終卷，膚受不精，寢失舊觀。現存論賦較早之書，有日本流傳失名之《賦譜》，作于太和以後，分述句式之壯、緊、長、隔、漫、發、送等法門，唐人律賦作法，可窺一斑。《永樂大典》賦字，只存二卷（即卷一四八三七及一四八三八），徵引《大全賦會》，多爲有明考試有關性理之作，亦賦之別格（如盱江鄒子益之《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賦》）也。然明人擬古，鴻篇屢出，于以制割大理，羽翼風騷，亦甚有可觀者，而世多忽

視之。其時小學雖亡，賦仍間作，豈至皋文修補《黃山》，始成絕業也哉（此反章太炎《辨詩》說）！何君沛雄，向從余問，特致力于賦。既有志乎《全漢賦》之輯，復勾集諸家賦論，都爲一帙，以便來學，而徵及下走，余愧無詮次，偶有著筆，祇同目論，稽考史事，輒及賦篇，拉雜言之，饋貧而已，若云欲師斲輪，言其甘苦，則吾豈敢。乙卯仲春饒宗頤敘。

編者序

賦之有話，殆始於李調元之作（《雨村賦話》），厥後則有王芑孫之《讀賦卮言》，林聯桂之《見星廬賦話》，魏謙升之《賦品》，孫奎之《賦苑卮言》，劉熙載之《賦概》（在《藝概》中），浦銑之《復小齋賦話》等，俱馳譽於一時者也。今林、孫二氏之書，已不可復覩，王、魏、劉、浦之作，世或罕聞，獨雨村之言，流行坊間（有《函海》本及《叢書集成》初編本），豈有幸與不幸耶！

予比年隨 饒師宗頤教授研究漢魏六朝賦，搜輯舊文，有編纂《賦話叢編》之志，恨僻居海隅，得書甚少，迄今未竟其功。顧王、魏、劉、浦之書，歸然俱在，爰先爲校點，適饒師撰《選堂賦話》成，推奧究竅，發前人所未發，欣然都爲一集，而以拙作《讀賦零拾》附焉，欲以自娛，聊勝於博奕者耳。

王芑孫（一七五五——一八一七），字念豐，號惕甫，一號鐵夫，又號楞伽山人，清江蘇長洲人。幼具俊才，年十二三即能操觚爲文。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中式舉人，官華亭教諭。爲人負氣甚高，不屑從諛，久困場屋，益肆力於詩文。著

有《淵雅堂集》、《碑版廣例》等。生平事蹟，見《清史·列傳》。其《讀賦卮言》，原載《淵雅堂外集》，乃其少作也。內分導源、審體、立意、謀篇、造句、小賦、律賦、獻賦、試賦、序例、注例、和賦例、韻例、官韻例、押虛字例、總指十六篇。立論雖間有小偏之處（同時之彭進士尺木、沈進士芷生及胡太學湘南，稍有批駁其言論），胥亦知言之作也。

魏謙升（一七九七——？），字雨人，號滋伯，清錢塘人，生平事蹟不詳。存世《賦品》一卷，向僅有鈔本，流傳極尠，凡分源流、結構、氣體、聲律、符采、情韻、造端、事類、應舉、程試、駢儷、散行、比附、諷諭、感興、研鍊、雅瞻、瀏亮、宏富、麗則、短峭、纖密、飛動、古奧二十四品，蓋仿表聖之作也。

劉熙載（一八一三——一八八一），字伯簡，一字融齋，清江蘇興化人。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同治初，爲國子司業，遷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，督學粵東，未滿任告歸。其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。劉氏治學，以經爲主，於子、史、詩、文、詞、賦，靡不通曉，著有《四音定切》、《說文叠韻》、《說文雙聲》、《昨非集》、《持志塾言》、《藝概》等，彙刻爲《古桐書屋六種》；又《古桐書屋劄記》、《游藝約言》、《制藝書存》等，合刻爲《古

桐書屋續刻三種》。其《賦概》載在《藝概》中，大抵以論述騷人之賦與漢魏六朝諸家之作爲主，唐、宋一二名篇，偶亦旁及焉。

浦銑，字柳愚，晚清嘉善人。據其同邑孫福清稱，彼績學工文，雅好辭賦，嘗就楚南某中丞之聘，主講書院者有年。閉戶著書，選刻《唐宋律賦》，編輯《歷代賦話》正續集（《漫遊小鈔》）。惟所著各書均不傳，獨《復小齋賦話》，收入《樵李遺書》，幸未泯滅。是書所論，肇自先秦，迄於明季，凡二百六十餘則。作家則評其風格，述其佚事；賦篇則辨其真偽，第其高下。其中論律賦之體裁、作法、破題、押韻、運辭、琢句等項，舉例詳覈，最爲精審。唐宋以後賦製，涉論甚少，此亦大有助於賦學焉。

饒師宗頤，當今國學大師，於學無所不窺，藏書滿家，著述久已流布海內外。其儷體文章，力追四傑；賦篇鉅製，瓌璋典麗，與晉、宋同風；短篇則往往哀感頑艷。其《選堂賦話》，創見極多，猶排沙簡金，往往見寶，讀者盍致意焉。乙卯仲春何沛雄識於香港大學中文系。

目錄

讀賦卮言	王芑孫撰	一
賦品	魏謙升撰	二四
賦概	劉熙載撰	三一
復小齋賦話	浦 銑撰	五一
選堂賦話	饒宗頤撰	九五
讀賦零拾	何沛雄撰	一三〇

讀賦卮言

長洲 王芑孫 著
順德 何沛雄 校點

導源

荀況賦論言：「請陳侏詩。」班固言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。」曰「侏」旁出之辭，曰「流」每下之說。夫既與詩分體，則義兼比興，用長箴頌矣。單行之始，椎輪晚周，別子爲祖，荀況、屈平是也；繼別爲宗，宋玉是也。追其統系，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。下此則兩家歧出，有由屈子分支者，有自荀卿別派者。昭明序《選》，所以云荀、宋表前，賈、馬繼後，而慨然於源流自茲也。相如之徒，數典摛文，乃從荀法，賈傳以下，湛思渺慮，具有屈心。抑荀正而屈變，馬愉而賈戚，雖云一轂，略已殊塗，賦家極軌，要當盛漢之隆，而或命騷爲的，偏奉東京，豈曰知言者哉！

飄流所始，同祖風騷。騷有擬有反，稍已分門，茲不具論。由荀、宋而言，則《禮》、《知》之篇，義徵載道；《箴》、《蠶》之作，理在前民，附庸六義者也。

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，有孔子殷勤之意，猶之風詩。馬既騰聲，揚旋飛躅；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《甘泉》、《羽獵》，鏘洋鴻麗，有《清廟》、《噫嘻》之響，《般桓》、《甫草》之音，抑亦雅頌之亞也。東莞言：「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。」今不可見矣。推尋三代之遺聲，綜覈十家之梗概，討其義類，西京爲上。

《文選》一書，肇周訖梁，取類既博，稍病言嘍，然掌故斯存，理無刪削，李善之爲辨惑，康國安之爲駁異，攻摭游臻，而江湖萬古，不輟其流，足知大路繁縟，多以爲貴。《易》曰：「物相雜謂之文。」《傳》曰：「九變復貫。」知言之選，文章之爲術，惟不諱於雜，斯盡其變。其在於周，若荀之五篇，其在於楚，若宋之《鈞賦》。西京則楊有《河東》，枚有《兔園》；東京則班有《終南》，張有《天象》、《逸居》。《選》外猶憾闕遺，蓋賦以鴻通爲本，初非典要之求。我有旨蓄，亦以禦冬，而先縱尋斧，無乃不可歟！

禰《選》而作，有《唐文粹》一書，亦譏蕪濫，惟賦一門，篇篇積玉，尙恨官韻之作，未能彙列耳。在作者，意存繼《選》，不言場屋，然是一代經生之業，爲後來試士之先，則亦當增緝讀之。夫將伐其條枚以爲薪炭，則多多益善，不讀《選》、《粹》二書，而漫言作賦，將奚取諸？

審體

古所謂文章，禮樂而已。樂盈而進，任昧陳庭，禮減而退，河圖在廟，琴瑟猶病，其專壹衣裳，必飾乎繁會，矧曰賦哉？賦者，鋪也，抑云富也。裘一腋其弗溫，鐘萬石而可撞，蓋以不歌而頌，中無隱約之思，敷奏以言，外接汪洋之思，已晝境於詩家，可拓疆於文苑。以爲諷諭之官，則瞽矇矇矇誠執藝皆來，以爲俳倡之弄，則繩伎偃師效能俱至。太簡非宜，兼賅爲務。昔人云：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。」美則刺，淫麗終，不易學者，當溯博文之教，非徒小道之觀也。

論賦者，務觀千製，勿奉一家。胚於周造，鴻以漢風，蕭寥乎江左，清言簡鍊，以鄴臺數子，擷齊、梁之新色，抽陳、隋之妍心，合唐製之精堅，借宋聯以極巧。丹漆絲纊竹箭，與衆共材；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于吾觀會。樸屬微不至，用考工之法，直寬剛栗，從教胄之言。以浮濫冗長爲臘毒，以卑靡纖弱爲糠埃。要于卓絕稱長，毋取娟然呈好，則不名一體，斯將具體，莫識何家，已自成家矣。

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，其旨不尙元微，其體匪宜空衍。劉勰云：「莊老告退，山水方滋。」王文考云：「功績存乎辭，德音昭乎聲。」左太冲云：「攝其體

統，歸諸訓詁。」由斯論之，譚空說元，都無是處。唐之二白（居易、行簡），宋之蘇（軾）王（安石），要是別體，古無有也。西漢桓譚之《仙賦》，黃香之《九宮》，却多徵實；《幽通》、《思玄》，情理同致。即江左清言，寢流詩界，賦獨不然。陸機《列仙》、謝靈運《八道至人》、江淹《丹沙可學》諸賦，播蕙發條，莫不花花葉葉，疏巖架壑，抑何實實枚枚。詩有清虛之賞，賦惟博麗爲能。

賦自不關妙悟，然詩曰言志，賦亦詩餘，是必貺以中心，付之懸解。陸士衡云：「意司契而爲象。」又曰：「函緜渺于寸心。」必入以湛湛之思，而出以纚纚之風。班云：「感物造端，材知深美。」感之爲言，有油然之趣，深之爲解，有窅然之妙。夫豈浮物也，而堪外撫者哉？

七言五言，最壞賦禮，或諧或奧，皆難門接，用散用對，悉礙經營。人徒見六朝、初唐以此入妙，而不知漢、魏典型，由斯闊矣，然亦自漢開之，如班固《竹扇》諸篇是也。但是短章初無長調，作俑長調，則晉、宋而來，醴陵倡其端，南北之際，子山啓其弊。學者力宗漢、魏，下取唐賢，其禮既純，斯文乃貴。

漢、魏風規，一壞于五七言之詩句，再壞于四六格之文辭。四六肇起齊、梁，篇不數聯，其風未鬯，已而大盛於唐，良由官燭易銷，意取數行俱下，韻枝所窘，惟

恐孤字難安，亦猶書家之有隸書，義在通融，用居省便而已。其時應奉之作，亦多急就之篇，然通篇四六者殊鮮，且其所謂四六者，大抵端莊，不皆流利。燕、許鉅公，長篇盤硬，吟口未諧，其餘間作鏗鏘，仍多骨鯁。即溫、李晚出，音節小殊。溫傷仄少而平多，李恨仄多而平少。李最有名，溫譏側豔，當時崇尚，亦從可想。沿宋迄元，漸開風會，別成律體。律之爲言，誠不當棘句鉤章，要豈可志淫音濫？後之作四六者，務爲闡緩，比於慢矣。

詩莫盛於唐，賦亦莫盛於唐。總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周、陳、隋八朝之衆軌，啓宋、元、明三代之支流。踵武姬、漢，蔚然翔躍，百體爭開，昌其盈矣。人徒以清疎之派，歸宗于歐之《秋聲》、蘇之《赤壁》，不知實導源於唐也。惟是經生傳業，末流多弊，間有一二輕華腐爛之作，原非名輩，分別觀之。

四六之於文事，領一大宗。九州四隩，書有聯文，斷壺叔苴，詩嘗對舉，制誥之家，一百五部，案判之牘，七十九卷，賦亦非必不可爲四六也。且賦以敷言，斷殊論策，固欲止齊其步伐，詎應破析爲單行。且如老杜《三大禮》，有「宮井蛟龍」之句；小杜《阿房》，有「釘頭瓦縫」之聯。制置得宜，豈不益洋洋盈耳哉！

賦無工拙，以文之工拙定之。賦有不嫌四六者，必旁挾乎史、漢散體之文，而直

樹以韓、柳孤行之骨，然後營度，無乖波瀾，皆老詩不可于詩求，賦亦不可于賦求也。

欲審體，務先審弊句，不謀始篇不規終，一句而首尾訾訾，一言而上下礪砢，段段可歇，層層強加。當其命筆，初未置解，將求所謂重譯難通，然且自負當行，其弊一也。亦有癖耽佳句，妙善新言，丐小庾之殘膏，獵初唐之時體，秀琢鮮妍，誠則可愛，深偉倜儻。或非所長，偶逢警策，却是橫安，不從直下，常縣句以佇題，或因詞而措意，此由力弱不足以起其辭，而才薄未能以殺乎大，佻佻公子，非周行任也。更有腹笥既貧，羌無故實，心思爛發，不閱艱辛，粗解之乎，自鳴蓋各宋老先生別體之文，託爲自出。有明窮措大杜撰之作（如屠隆一輩），誤稱肆好，以鈎《韶》之奏，爲語錄之資，時而借句於四書，否則遁辭於二氏。斯皆文苑膏肓，賦家所忌。夫此三者，既非當今館閣之程，又違古昔先民之度。捷足者橫奔而出，敏手者徒博爲能，宜審去從，正其標的。

立意

白傳爲賦，賦以立意，能文竝舉。夫文之能，能以意也，當以立意爲先。辭譎義貞，視其樞轄，意之不立，辭將安附？有全篇之迴復，亦有逐段之貫輸，但使點

睛有在，自知茱鄂相銜。若其馴畝不分，難云繡壤，井竈糅錯，是何傑構？能者必斟酌於語先，重徘徊於題外，既襟帶而鉤聯，又逆萌而追媵，務使枉矢不躍于壺，編鍾皆鏗于紉。熊經鳥伸，常運旋於一氣；煙霏霧結，悅滅沒之萬端。此劉勰《雕龍》之辨，所由冠以「文心」；張文遠《龍鳳》之篇，竟乃題爲「筋髓」者也。

賦有經緯萬端之用，實此單微一線之爲，以其一線者，周乎萬端，深其爪，出其目，作其鱗之而，則撥爾而怒，而于任重宜，且其斐色必似鳴矣。爪不深，目不出，鱗之而不作，則頽爾如委，而于任重宜，且其斐色必似不鳴矣。尋其脈絡，須兼叙事之長，極爾精詳，更有補題之解，功以琢磨，而致思必再四而周。古人或鍊之以十年，或研之于一紀，非爲徵材，良由審意，作賦之功，固以淹遲極妙也。選義按部，既待撚髭，招字就班，幾經搔首，僣俛有無，怛悵闕失。固而存之，久乃錄焉。所以子建《七步》之奇，不誇于賦；子雲《甘泉》之奏，獨致腸出。十日一山，三日一匹，職有由然，足知典冊高文，相如獨擅，亟其乘屋陋是編茅矣。

謀篇

題所同也，篇所獨也，呈獨異於衆同之內。謀篇最要目巧，之室則有奧阼，謀

于始也。東湖西浦，淵潭相接，晨晷夕雁，汎濫其上，黛甲素鱗，潛躍其下，謀于中也。小積焉爲邱，大積焉爲嶽，常山之蛇，一擊應首，砥柱之浪，九派通臍，或止如槁木，或終接混茫，謀于終也。千畝胸中，一筆直下，工固足以擅長，拙猶取于速辦。

賦最重發端。漢、魏、晉三朝，意思樸略，頗同軌轍，齊、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，至唐而百變具興，無體不備。其試賦則義當分晰，語多賅舉，或虛起，或實起。其虛起者，不勝枚數。其實起者，或用題字對舉，如楊鴻貞《月中桂樹》起曰：「月滿于東，桂芳其中。」陸宣公《月臨鏡湖》起曰：「月配陽含虛而明，湖止水體柔而平。」或用單提，如康僚《日中烏》起曰：「相彼烏矣，超然莫同。」王勃《寒梧棲鳳》起曰：「鳳兮鳳兮來何所求。」凡此類，皆宗士衡「體物瀏亮」之指。原是試帖，當行久之，遂成有司尺度，積而生厭，故晚生後進，爭出奇特，略舉一隅：如元稹《奉制試以樂爲御賦》，直用對策體起；李銳《孫武教婦人戰賦》，元稹《鎮圭賦》，皆直用考辨體起；于可封《至人心鏡賦》，楊鴻《貞貫七札賦》，皆用論贊體起；王榮《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賦》，劉乾《招隱士賦》，皆直用序記體起；仲無顏《內人蹋毬賦》，黃滔《曲直不相入賦》，皆直用疏釋體起；高郢《曹劇請從